

听到纪弦先生去世的消息，心里翻腾着对他的记忆。

我对纪弦先生虽然仰慕已久，但第一次见面，是16年前。1997年秋日，在旧金山召开的一次移民小说座谈会上。老诗人纪弦身材修长，背微驼，戴一顶白色宽边的牛仔帽，着一件白色的外套，两撇短鬓如霜，一副黑框眼镜的后面闪着睿智的目光，翩然的风度，刚豪之气似不减当年。会场里，我紧握住他的手，十分高兴地说“我来自海南岛，是您的忠实读者，我们应该早就认识了。”他向我点头微笑，无语。在会上，我得知纪弦一向关心旧金山华人移民的创作活动，每会必到，深得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敬重和爱戴。他今天在座谈会上的精彩发言，给大家很多的启示。

座谈会结束后，我邀纪弦先生在附近的万寿宫茶叙。在与他的交谈中得知，纪弦于1974年2月自台湾成功高中退休，1976年12月离台来美，曾在加州暂住，于次年才迁来旧金山市，住进女儿、女婿买下来的新居（老人公寓）。晚年移居美国，对老诗人来说，“黄金般的昔日已不再，而神话般的往事已如烟。”不过，他告诉我，他和老伴住在这里，生活安定，与世无争，自得其乐，儿女都很孝顺，经常写点诗和散文寄回台湾发表。说到这里，他呷了一口茶，又以幽默的口吻道：“世上唯有写诗这一行业是没有退休制度，也不允许你停笔的。”我们相视而笑。

“因为我的活着，
就是为了写诗”

话题自然转到诗歌创作上来。在台湾，纪弦被誉为现代诗的一面旗帜，诗坛上的常青树。他前后出版了诗集《摘星的少年》、《饮者诗抄》等；诗论《纪弦论诗》等和散文集《终南山下》等近二十部，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声名。

“文章憎远游”——诗人离开了故国，他的创作力是否就会减弱甚至消失呢？

纪弦的回答是否定的。他从16岁开始写诗，即便到了耄耋之年，其生命力与创作力依然十分旺盛。他认为，一个诗人，总是凭了他的作品而存在的。他曾写道：“我的活着并活下去，就是为了写诗。如果我的诗写得不好，写不下去，写不出来，我随时都可以自杀。诗是我的宗教。诗是我的事业。诗是我的一切。”

创作源于生活。纪弦把他的诗创作分为三个大时期：大陆时期（止于1948年）、台湾时期（1949—1976年）和美西时期（始自1977年）。他说，每一时期生活环境不同，感受不同，当然作品内容就不一样了。不过，他的诗风新锐、特异、有个性和富变化，是一以贯之，到老不变的。

纪弦移居美国，可贵的是，始终坚持创作，永远保持心灵的开放，去接受新的事物，新的思想和新的人生。他把来美后所见所闻所思所感，合化为《晚景》、《半岛之歌》两本诗集。前者含1974至1976三年间的作品，计52首。他说：“我这部新书其所以名之为《晚景》，顾名思义，象征着我人生的晚景，有晚霞一抹装点着，还算是不太寂寞的。”《半岛之歌》，则含1977至1984年八年间的作品，计28首。纪弦的这两本诗集，我在旅居美国的日子，曾有缘寓目，其中《茫茫之歌》、《在异邦的大街上走着》、《唐人街散步》、《顽童与老人》等篇什，的确别具一翻情韵，令人吟咏不尽。我告诉老诗人，我尤其喜欢如《顽童与老人》这类描画美国社会的微波波浪的作品，他表示今后要继续这样写下去，将尽可能地采取“写实的”表现手法，来处理这种叙事的题材。

“您一生写下似乎比树叶还多的诗篇，在创作上有什么秘诀吗？”我以一种试探的口气问道。

老诗人笑而不答。他说，他的方法就是极为细密的甚至是痛苦的一再修改。他在生活中有所感受，就坐在写字台前，下笔很快，诗思泉涌，很快就完成初稿。不过，此后要经过多次的修改，不惜削、删、减、缩，甚至推倒重写。他举例说，《我从小就想飞》一诗是他在整个五月里沉思苦吟结果所获得的唯一的一个作品。我想，老诗人的这番话，不正是他成功的秘诀吗？

美国加州当地时间7月22日凌晨二时许，中国台湾著名诗人纪弦于家中去世，享年101岁。作为开启台湾现代诗运动的代表人物，他的离去，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。诗人流沙河在《台湾诗人十二家》中，曾用十二种动物，对应喻指十二家诗人，其中他将纪弦比作“独步的狼”。海南文化历史研究会会长王春煜教授，曾经与纪弦先生有过一面之缘与笔墨交情，在他的记忆中，纪先生是一位和蔼可亲、才华超凡的诗人，也是一位重情义的友人。

与纪弦先生的笔墨情

文／本刊特约撰稿 王春煜



诗人纪弦。



1997年王春煜与纪弦先生在美国合影。

2000年，纪弦先生给我的第二封信，云：

春煜先生：

谢谢你寄给我一份美丽的贺年卡。我是一向不寄圣卡之类的，我只在信中向朋友问好。

听说你可能在二〇〇一年秋回国，我想同你见面的机会是有的。因为我的学生们年年举行的同学会，今年已决定在芝加哥举行，暂定五月，到时候，我跟着他们前往，岂不是大大地有机会和你、非马、宗鹰诸君子见面畅谈一番了么？哈哈！等着我下次的信吧！

我们健康良好，能喝能写。草草上言，顺颂道安！

弟纪弦（私章）顿首

2000年12月28日

又及：我手头已无多余的邮票，今天不能另函非马他们了。请你打个电话给他们，说我会来。

纪弦毕竟是性情中人。前封信表露了诗人对友情的无比珍惜，并对平生未来向往中的中国第二大岛——海南岛一游，表示极大的遗憾。倘若他当年梦想成真，该会给海南岛留下多少瑰丽的诗篇啊！

捧后一封信，像捧一团火，透过字里行间，我们似乎听到老诗人心脏扑扑跳动的声音。他是何等焦急地期盼飞来和友人一晤啊！而在芝加哥的我、非马和宗鹰诸位，又何尝不想尽早和他聚首呢！遗憾的是，老诗人由于健康的原因，家人遵医嘱不让他乘坐飞机，彼此的愿望终成泡影。

在失望之余，我反复读老诗人的信，信如其人，他的手迹高雅周到，放浪而不失分寸。这样的人和字，确是很深情的，只能跟他有缘的人对坐窗前谈心。我把这两封质朴、真情的信保存起来，时时温习，从信中感受到温暖、鼓舞，唤起对友情的珍重。

一位多么和蔼可亲、才华超凡的诗人，而今却是天人相隔，已离我们远去了，想起来未免令人感伤涕零。曾有一位作家写道：“有的人天天与你碰面，却如同陌路；有的人仅是一次邂逅，却是终生不忘。”是的，纪弦先生就是属于后一种人！

信传情字如人

辞别老诗人，我回到芝加哥女儿的家，打算在这里多住一些日子。在此期间，常和诗人非马、许达然和宗鹰等友人往来，交流读书和写作心得，也不时致函问候纪弦先生。至今我保存着他的两封信的手迹：

1998年1月6日，纪弦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，云：

春煜先生：

很高兴收到你寄来的贺年卡，和我们人人的合影，这张照片我很喜欢，留作纪念。知道你仍在支（芝）加哥考察，尚未离美回海南，但愿情况允许，让我前往IL去看你和非马、宗鹰诸兄。如果真的可以成行，我一定早几天通知你们大家。至于海南，中国第二大岛，从前我在香港，本来有机会前往一游，可惜不知为了什么，未能如愿！好了，今天不多谈了。草草上言，顺祝道安！

弟纪弦顿首

98年1月6日

1998年纪弦写给王春煜的第一封信。

